

大红大黑

周佛海

王晓华 张庆军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大红大黑

王晓华 张庆军 著

周佛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红大黑周佛海/王晓华,张庆军著.—2版.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ISBN 978-7-208-11119-6

I. ①大… II. ①王…②张… III. ①周佛海(
1897~1948)—生平事迹 IV. ①K827=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71013号

责任编辑 苏贻鸣 陈 雷

封面设计 甘晓培

大红大黑周佛海

王晓华 张庆军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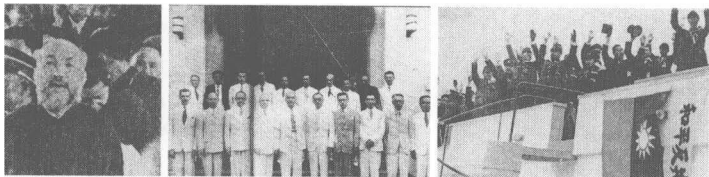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20×1000 1/16 印张 27 插页 2 字数 389,000

2012年12月第2版 2012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08-11119-6/K·19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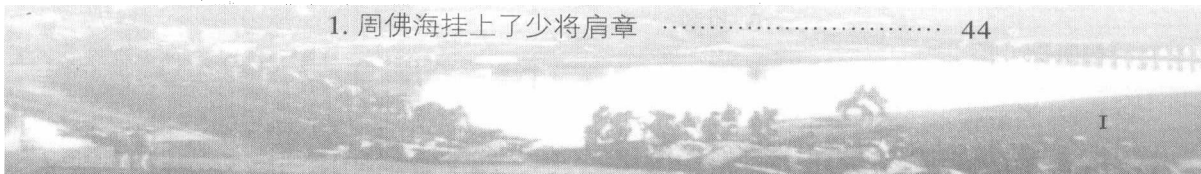
定价 48.00 元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朝秦暮楚	1
1. 周佛海与毛泽东同睡一个地铺	1
2. 山沟里的野心家	3
3. 出席中共“一大”	7
4. 虚惊一场	9
5. 休妻再娶	13
6. 投奔戴季陶	17
7. 脱离中共	20
第二章 改换门庭	25
1. 投靠蒋介石	25
2. 可怜夜半虚前席	29
3. 逃出赤都	33
4. 沪上遭囚	36
5. 陈铭枢的玩笑开大了	40
第三章 “天子”近臣	44
1. 周佛海挂上了少将肩章	44



CONTENTS

2. 文坛弄刀	48
3. 赞襄军机	50
4. 厕身军旅	55
5. 利笔如刃	59
6. 柳河历险	63
7. 横跨两“统”	69
 第四章 红杏出墙	 72
1. 谋得实官	72
2. 镇压学潮	77
3. 怨气渐生	79
4. 结交高宗武	84
 第五章 三姓小人	 88
1. 尽释前嫌	88
2. 推出高宗武	90
3. 低调俱乐部	95
4. 促“和”无望	98
5. 另辟蹊径	103
 第六章 投降方案的设计师	 109
1. 瞒天过海	109
2. 架起通敌之桥	113
3. 投敌心切	117



4. 为日、汪“牵手”	119
-------------------	-----

第七章 一条道走到黑

1. 促汪下水	126
2. 私离重庆	132
3. 一条道走到黑	138
4. 促成“艳电”发表	141
5. 周佛海拒绝蒋介石	148

第八章 “周佛海路线”登场

1. 构架“伪府”蓝图	152
2. 招降纳叛	155
3. 贪得无厌	161
4. 汪精卫的假正经	164
5. “大手笔”	167
6. 高宗武露出马脚	170

第九章 踌躇满志

1. 东京谈判的“参谋长”	174
2. 摇唇鼓舌，巧言令色	183
3. 使出流氓手段	188
4. “垃圾马车”的马车夫	192
5. 争做“老大”的闹剧	200

CONTENTS

第十章 卖国求荣 2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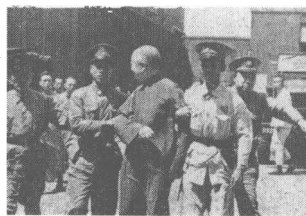
1. “老佛爷”出马 207
2. 汪精卫哭了 211
3. 卖身条约的签署 216
4. 高宗武、陶希圣拆伙 220

第十一章 粉墨登场 229

1. 青岛会谈 229
2. 弄权中枢 233
3. 奴才和主子的矛盾 240
4. 沐猴而冠 247
5. 半道杀出个“程咬金” 253
6. 折冲樽俎为卖国 259
7. 周佛海的“满洲”情结 267

第十二章 一朝权在手 272

1. 向日方“索要”权益 272
2. 汪伪“中央储备银行”的成立 276
3. 建立“周家军” 282
4. 入壁夺符 288
5. 军统在行动 298
6. “老佛爷”大开杀戒 302
7. “英雄”救美 309



第十三章 日暮途穷..... 312

1. 命相周佛海 312
2. 趁火打劫 315
3. “向美英宣战” 319
4. 强制收买棉纱、棉布 326
5. “阴阳界”上的交易 330

第十四章 多面人生..... 3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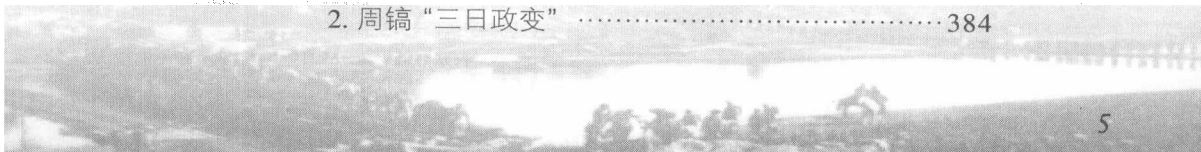
1. 周佛海的“才干” 333
2. “持盈保泰，忧谗畏讥” 337
3. 周佛海的婚姻 344
4. 周佛海的情爱与风流 348
5. 戏剧人生、醉生梦死 355

第十五章 脚踏三只船..... 361

1. 勾结戴笠 361
2. 营救重庆要员 366
3. 计杀李士群 369
4. 费尽心机 375

第十六章 汉奸的下场..... 380

1. 摇身一变 380
2. 周镐“三日政变” 384



CONTENTS

3. 陈、周内讧	389
4. 回光返照	392
5. 戴笠摔死，周佛海痛哭	399
6. 押赴南京，接受审判	402
7. 汉奸的辩白	407
8. “黑吃黑”	412
9. 特赦黑洞	419
10. 噩梦·大结局	422



第一章 朝秦暮楚

1. 周佛海与毛泽东同睡一个地铺

1921年7月，一向喧闹的上海滩又多了一层燥热，阳光无忌地洒向每一个角落，散发着一年里最大的热量。

一辆黄包车停在了法租界白尔路389号门前（今为太仓路127号），一个穿洋装的青年人汗涔涔地钻了出来，他就是周佛海。他接过行李，掏出手绢擦擦额上的汗水，定睛一看，“博文女校”清楚地在他的眼前，这是他此行的目的地。

前不久，正在日本留学的周佛海接到通知，中国共产党将于7月间在上海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希望他作为留日学生的代表出席会议，因为恰逢暑假，周佛海决定参加，从鹿儿岛乘客船直驶上海。

博文女校规模很有限，周佛海径直向一栋青砖洋房走去，一面打量，一面拾阶而上。整幢楼虽不大，却很整洁，红漆地板擦得锃亮。由于正值放暑假，所以寂静得很，周佛海对这里的环境尚觉满意。

听到脚步声，先期到达的陈独秀的代表包惠僧迎了出去，一面寒暄，一面抢着接过周佛海的行李。包惠僧性格十分随和，周佛海也很健谈，两个人很快就像老朋友一样熟稔。包惠僧向周佛海介绍说，参加大会的代表基本都到了，湖南来的有何叔衡、毛泽东，北京来的有张国焘、刘仁静，湖北来的有董必武、



中共“一大”时期的周佛海

陈潭秋，上海本地的有李达、李汉俊，广东来的有陈公博，山东来的有王尽美、邓恩铭。另外，还有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科尔斯基。其中，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刘仁静及包、周二人住在博文女校。

“张国焘也偶尔来学校住，就和我住在一间，因为在东楼，凉快些，你也搬进来吧。”包惠僧热情地邀请道。

周佛海未置可否，眼睛却盯向西楼顶头一间，从敞开的房门看，里面只是支了一张板床，空荡荡的。

“那西屋谁住？”他问。

“是你的老乡毛泽东，他来得早，闲不住，好像到外地考察去了。”

“凭什么他住单间。”周佛海有点愤愤不平。嘴里不说，脸上却反映出来。

包惠僧连忙解释：“那间屋是西晒，像蒸笼一样，毛先生夜间要读书，怕影响别人，所以要了那间。”

周佛海不以为然地哼了一声，拎起行李，径直走向西屋。果然如包惠僧所言，那屋里暑气蒸腾，不过一盏茶的时分，他已是汗透重衫，又拎起行李准备退出去。

一阵楼梯声响，一个身材修长的青年迎面走来。

周佛海眯缝起眼睛，打量着来人，他本来就自恃才气，目高于顶，很少人能入他眼。

然而来人的风度、气势却令他折服，并非咄咄逼人，并非衣裳光鲜，对方只是有一种异乎寻常的稳重。一举手，一投足，都是那样的自信，那样的从容不迫，精华内敛。

“我是毛泽东，湖南来的。”一口浓重的湖南腔让周佛海感到亲切。

“我也是湖南人，现在日本留学。”周佛海连忙握住对方伸过来的手。

“啊，是洋学生，可要请教了。”毛泽东的眼睛幽默地闪了闪。

之后的一番谈话，真个是天上地下，无所不包。毛泽东的话不多，却极有创见，往往是高屋建瓴，一语中的。不知不觉间，已是日头偏西。匆匆用过晚饭，周佛海又来到西屋。毛周二年龄相仿（毛比周长四岁），乡音亲切，又

都是才子，意气纵横，双方谈得来，也是很正常的事了。

夜已深了，天气仍然热得难熬，周佛海毫无倦意，只是一直坐在地上，望着坐在床上的毛泽东感到脖子仰得发酸，不禁用手去抚摸。毛泽东会意地笑了笑，从床上一跃而下，席地而坐，“既然大家有兴，不妨联床夜话，谈谈各人的经历”。

谈兴正浓的周佛海自然赞成，跑回东屋取过一把折扇，正在辗转反侧的包惠僧也跟了过来，三人睡在地板上，细说当年。



中共“一大”代表毛泽东

2. 山沟里的野心家

燃起一支香烟，随着青烟飘散，周佛海的思绪被带到了童年。

周佛海的原籍在湖南省沅陵县信平乡窝溪村周家冲。他生于1897年5月29日，其父周夔九系清末举人，曾入曾国藩湘军，充作幕僚，且立有军功，后宦游福建，在莆田县署衙当了一名典吏。周佛海12岁时，父亲就因禁止鸦片毒品，被当地绅士逼得上吊自杀。孤儿寡妇，那生活顿呈江河日下之势，他后来沉痛地回忆说：

“我兄弟姊妹三人，我最大，我的妹妹佛玲[珍]最小。佛生小我2岁……父亲宦逝福建时，佛生只有8岁。母亲带着3个孤儿，扶柩回到沅陵。”

周家虽衰败，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薄田数亩，尚有余力供周佛海上学所需。经过四年的乡塾启蒙教育，他凭着刻苦与聪明，在国学方面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他后来声称：一生学问俱得力于此。

命运似乎也对他格外垂怜，几次机遇都恰到好处地照拂到他。15岁时，投考县立小学堂，考试时的情景颇具戏剧性。他不禁露出了得意：“辛亥革命的时候，我才15岁，在乡下私塾里读书，第二年民国元年，我们乡下有几个学生，都进城考

了高等小学，我的消息很慢，等到考期已过我才知道，于是请求母亲准许进城运动补考，到了城里探听，知道距发榜的日子，只有3天，绝对不能再考了。我那时非常失望，凑巧那时县政府的教育科长是我同乡的吕鹤立先生，我请他写了一封信给小学校长，居然得到允许。因为这是我一生发轫的起点，现在还清楚地记得，补考的只有我一个人，在校长室里考的。国文题是‘爱国说’，还有两个加法的算术。我没有把握，凑巧这时候校长不在房间，我的表兄在窗外探头探脑地向内张望，我便把算术答案给他看，他轻轻地由窗外告诉我，尾数上少了一个圈，于是我把圈加上，考试就算完了。”

包惠僧不禁笑了起来：“这个圈真是值千金啊，否则你算术的分数也是个圈，我们也就无缘在这里相会了。”

周佛海点头赞同：“考虽考了，究竟能不能录取，还是个问题，年岁比我长、学问比我好的人有的是，名额又有限制。谁知放榜那天，我竟中了第一名，真是喜出望外。我想不出何以考得第一名的理由，总不会校长徇教育科长的情面吧？后来进了学校，听阅卷的国文老师讲，原来我当时虽在乡下私塾，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一本梁任公的《中国魂》，读得烂熟。我就学他文笔，把许多新知识、新名词，以及忧愤时世的论调，装入国文试题中去。”

毛泽东用手轻轻拍了下地板：“不错，在当时风气未开的小县城，能有这样的文章，自然要独占鳌头。”毛本人对梁启超也有透彻的了解，从梁的文章中汲取不少营养。

考上县小后，周佛海完成了人生一件大事，在母亲的包办下，走进了洞房，新娘是本乡白合村栗山冲郑永汉的女儿郑妹，这位湘妹子长新郎3岁，温柔俏丽，周佛海也没有不满意之处，婚后数年，便有一对儿女，即长女周淑海，长子周少海。夫妻感情，尚称融洽。

但周佛海没有沉醉在温柔乡：“如果说考上县小，让我走出了闭塞的山村，那么留学日本，才是我事业的启端。否则，我虽有相当的抱负，但如果一辈子在沅陵县那个小城里，充其量也只是混个教书匠，大不了当县太爷之类的小官僚，也算祖上积了阴德，前世烧了高香了。弄不好，也许穷困潦倒，一辈子默默无闻。”

他叹了一口气，又接着说：

“其实，我当时已近乎失望，从客观事实看，上进发展的机会几乎没有，出洋？想都不敢想，即使看见县里有一两个人进了北京大学，也只是徒然羡慕，犹如隔世为人。”

“但是，许多不可能的事，连想都不敢想的事，由于偶然的原因，不可能成为可能，不敢想变为事实，实在是造化弄人。”周佛海的眼神明快起来。

原来，周佛海有位同班同学，也是好朋友，因他哥哥在东京上学，一年前也跟着东渡到日本。他来信说东京生活费用并不高，每年也只需数百元，如果肯用功，一年以后，就可以考取官费学校。他建议周佛海也去东京留学，这封信在学校引起反响，校长育才心切，决定凑钱选派几个尖子生去东京，周佛海成绩出众，又肯用功，自然是入选者。

此时，包惠僧暗暗地打了一个呵欠，周佛海的喋喋不休已经让他厌烦了。

毛泽东也失去了谈兴，脸色暗了下来，他对周佛海的个人奋斗史不感兴趣，“此人功利心太重，怕不是自己的同道。”

但周佛海没有注意到别人的情绪，留学日本，展开了他生活的新的一页，至今忆及，仍然沾沾自喜。

一方面是福星高照，一方面也是才气过人，来到日本后，首考东京一高，这是中国留学生能选择的最好学校，录取之严，近乎苛刻。600余报名考生中，只有50名幸运者。周佛海知道自己底细，他不过在湖南一个偏僻的小县城的学校里混过几年。许多考试的课程如理化，他从未接触过，于是临时抱佛脚，突击学习，居然连闯数关。至第四天考日语，他连复习的时间都没有，于是抱着听天由命的态度，任其发展。由于他报名的名次是在最后，因此当别人面试之后，他就去打听所问内容是什么，然后瞎猫撞死老鼠地拟了一个湖南打仗的题目，请一位留学生代做，自己再将它读熟。轮到他面试时，主考的今井先生知道他是湖南人后，就问他湖南现在的情形怎么样了？这正中周佛海下怀，马上把自己背熟的文章滔滔不绝背了一遍。今井眉头微扬，该生日语如此流利，可见造诣颇深，他满意地挥挥手，算是结束了考试。

周佛海却是冷汗直流，他知道，如果主考官再多问他一句，便要窘态毕露了。

一切如愿以偿，周佛海终于以第四名的成绩踏入东京一高，“那时我们一高的学生最神气，因为毕业后可以直接进‘帝大’，自我感觉也特别好，经常戴一顶两道白圈的制帽，披一件风衣，脚下蹬一双木屐，在街上大摇大摆，略略做一点出格的事，不但警察都不去管，一般还认为可爱，真是宠儿啊！”

这段时期，周佛海学会了抽烟和喝酒，他尤其喜欢日本的清酒，常常以此君为伴，陶醉其中。

但周佛海的学习也是很刻苦的，鸡鸣即起，每天学习达15个小时左右：

“大约早晨起来，到学校之前，读中国书，有时候读得起劲，竟高声朗诵起来，不管隔壁的日本同学讨厌不讨厌。上课回来之后，阅读课外书籍，然后吃晚饭。饭后到帝大门前一带旧书店去翻阅旧书，借以散步，大约一小时，晚上读到11时以后，从壁橱内把铺盖拖出来，纳头便睡。星期天上午，还是用功，下午步行到神田的中国青年会看看中国报，或访同乡。在一高预科的一年之中，每天都是这样。”

周佛海果然有些才气，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国际联盟成立，世界形势复杂，他眼界既开，腹笥又广，忍不住向国内媒体投稿，未想到一投即中，《救国日报》、《解放与改造》、《建设》等一些有影响的刊物连篇累牍地发表他的作品，混到的稿费，甚至能够应付他在日本花天酒地。

毛泽东、包惠僧都读过周佛海的文章，感觉热情有余，冷静不足。例如周在1919年10月所发表的《中国的阶级斗争》一文中，就表现了这种倾向，他的文字是热情洋溢的，充满了鼓动性：

“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这个思想和声浪，如暴风急雨，从西欧一直送到中国来了。中国立在这潮流里面，当然不能和世界潮流相反逆的。所以这个阶级斗争，不久就会要实现的。”

但是，周佛海对阶级社会的分析却是幼稚和错误的，他认为阶级斗争有两种：“一个是中流阶级和贵族阶级的斗争，一个是劳动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他所谓的“中流阶级”，主要是指资产阶级，所谓“中流阶级和贵族阶级的斗争”，指的便是

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地主阶级的斗争，即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劳动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则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显然，这种归纳是不科学的。

“也就是在日本留学期间，我开始研究马克思学说的，那时人年轻，冲动，特别是俄国革命的刺激，写了不少有关文章，因此受到了国内的陈独秀、李大钊等先生的注意。1920年那时我已考上‘京大’，暑假回国，在上海和陈独秀先生以及第三国际代表魏金斯基会面，讨论组织共产党。”说到这里，他打了长长一个呵欠，眼看着东方泛白，他终于感到了困倦。

3. 出席中共“一大”

距博文女校不过一箭之遥，就是同盟会的元老李书城的公馆，准确地址为望志路106至108号。这是两幢一模一样的石库门房子，每幢房子一楼一底，黑漆大门，黄铜门环，米色石条门框，门楣上装饰着矾红色浮雕，外墙是清水青砖，镶嵌着红砖。由于屋主人将两幢房子的隔墙打通，原本独门出入的二幢楼已经合二为一了。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1年7月23日在此召开。

暮色降临时，周佛海才和包惠僧离开博文女校，毛泽东等其他代表也先后出发。

“党必须非法地工作”，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提出这样的要求。中国共产党是以推翻当时中国的社会制度从而建立社会主义为行动宗旨的，当然要谨慎从事。正因为这样，中共“一大”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举行。任何不慎都将招来危险后果。周佛海有意无意地用手遮住自己的脸部，从后门悄悄地进了李公馆。

楼下有一间大餐厅，一张长条餐桌放在中央，15位代表陆陆续续坐齐。

周佛海静静地坐着，一年前的情景犹在眼前。

去年，他曾来过一次上海，因为笔耕甚勤，他的稿费收入很是不薄，仅《社会问题概况》一书译稿，就得到稿酬大洋120元。由于囊中丰实，他决定暑期回国省亲。

船抵上海，却传来消息，谭延闿、赵恒惕的湘军正与张敬尧的皖军作战，战事紧张，道路梗塞，无法回乡。周佛海本来就是很放得开的人，且把思乡之情放在一

边，绕道杭州，玩了个痛快。

在杭州待了三个星期，西湖风景甚佳，却是热不可耐，于是又回到上海，经《解放与改造》半月刊老板张东荪介绍，结识了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陈独秀。陈当时正在酝酿组织共产党，据当年参与其间的北京大学文科毕业生袁振英回忆说：

“1920年5月，陈独秀约我同戴季陶、施存统、沈玄庐、陈望道、李汉俊、金家凤、俞秀松、叶天低、李季、周佛海、杨明斋和李达、刘少奇等社会主义者，同俄国代表到戴季陶宅，密商组织共产党的办法，由张继和柏文蔚出头，由戴季陶起草共产党纲领（这一点是听说的，纲领是交给陈独秀的，由陈拿给大家讨论）……”

袁振英的记忆虽有失误之处，如李达、刘少奇都是晚些时候才参加了会议，但基本事实是清楚的，周佛海的确参加了上海共产党组织的发起和筹备工作，他自己也回忆说，当他从杭州回到上海时，“张东荪告诉我，陈仲甫（独秀）要见我。”“那天我和张东荪、沈雁冰去环龙路渔阳里2号，去访仲甫。当时有俄人代表吴庭思基（即魏金斯基）在座，吴大意说：‘中国现在关于新思想的潮流，虽然澎湃，但是第一太复杂，有无政府主义，有工团主义，有社会民主主义，有基尔特社会主义，五花八门，没有一个主流，使思想界成为混乱局势。第二，没有组织，做文章、说空话的人多，实际行动一点都没有。这样绝不能推动中国革命。’他的结论就是希望我们组织中国共产党。但张东荪很快打了退堂鼓，他原以为这个组织是学术研究性质，如今却要介入政治，他不愿意。”

张东荪虽然退出，却没有影响到共产党的诞生，“会商之后，便决定组织起来。南方由仲甫负责，北方由李守常（大钊）负责，当时所谓的南陈北李。上海当时加入的有邵力子、沈玄庐等，戴季陶也是一个。不过他说，孙（中山）先生在世一日，他不能加入别的党，所以中国共产党纲领最初草稿，虽然是他起草的，他却没有加入”。

与会者大都脸色严峻，戴季陶也感到了歉然，讪讪地表示说：“我无论如何一定从旁赞助，现在暂时退出。”

没有人接腔，气氛让人感到窘迫。